

張波撰

# 張載年譜

學術研究系列

西北大學出版社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陕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學術研究系列

# 張載年譜

張波撰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載年譜/張波撰. —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  
2014. 10

(關學文庫/劉學智, 方光華主編)

ISBN 978-7-5604-3513-8

I. ①張… II. ①張… III. ①張載(1020~1077) —  
年譜 IV. ①B244.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41834 號

出品人 徐 曄 馬 來  
篆 刻 路毓賢  
出版統籌 張 萍 何惠昂

## 張載年譜 張 波 撰

---

責任編輯 馬 平 裝幀設計 澤 海  
版式統籌 劉 爭  
出版發行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號 郵 編 710069  
網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 - mail [xdpress@nwu.edu.cn](mailto:xdpress@nwu.edu.cn)  
電 話 029-88303593 88302590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裝 陝西向陽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張 14  
字 數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604-3513-8  
定 價 28.00 圓

---

## 《關學文庫》組織工作委員會

主 任 趙正永

副 主 任 江澤林 王莉霞 張豈之 陳國強 張祖培

執行副主任 徐 曄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上官吉慶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華 江澤林 李 浩 李明遠 岳 亮

姜 鋒 馬 來 桂維民 徐 曄 陸柯侖

陳國強 郭大爲 郭立宏 張小寧 張社年

張祖培 張豈之 彭樹智 董 軍 趙正永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閻曉宏 權 儉

## 《關學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張 豈 之

副 主 任 趙 馥 潔 薛 保 勤

執 行 副 主 任 徐 曄 馬 來

總 主 編 劉 學 智 方 光 華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美鳳 方光華 米文科 李似珍 李穎科

何惠昂 林樂昌 郝潤華 袁志偉 馬來

徐曄 高彥平 郭文鎬 陳戰峰 孫學功

曹樹明 許寧 張波 張萍 張雄

張世民 張豈之 楊建輝 路毓賢 趙瑞民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韓星 魏冬

## 總序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宋鳳翔府郿縣(今陝西眉縣)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張載出身於官宦之家。祖父張復在宋真宗時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死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時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死後,張載與全家遂僑居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講學,世稱橫渠先生。他的學術思想在學術史上被稱為橫渠之學,他所代表的學派被後人稱為‘關學’。張載與程顥、程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可以說,關學是由張載創立并于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

關學基本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中國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和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於北宋、下迄於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中理學的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關學文庫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僅就關學、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關學的思想特質、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等談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 一、作為理學重要構成部分的關學

衆所周知,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與新階段,一般被稱為新儒學。但在新儒學中,構成較為複雜。比較典型的則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重要一支來作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程

顯、程頤)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其中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及其影響並不限於某個地域，而成為中華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即宋代理學。

根據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以及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對記載關學思想的理解、評價和吸收，張載創始的關學本質上當是理學，而且是影響全國的思想文化學派。過去，我們在編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學史上冊的時候，在關學學術旨歸和歷史作用上曾作過探討，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古代學術史考鏡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張載後學，如藍田呂氏等，在張載去世後多歸二程門下，如果拘泥門戶之見，似乎張載關學發展有所中斷，但學術思想的傳承往往較學者的理解和判斷複雜得多。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入及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中國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它開啟了清初王船山學術的先河。

關學文庫所遴選的作品與人物，結合學術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關學編及關學續編、關學宗傳等，均是關中理學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張載，下至晚清的劉光蕢、民國時期的牛兆濂，能夠反映關中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學術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與歷史上的關中叢書相比，這套文庫更加豐富醇純，是對前賢整理文獻思想與實踐的進一步繼承與發展，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 二、張載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土後，有所謂‘三教合一’說，主張儒、道、釋融合滲透，或稱三教‘會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並舉的文化現象。當歷史演進到北宋時期，由於書院建立，學術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場所，從而促進了學人的獨立思考，使他們對儒家經學箋注主義提出了懷疑，呼喚新思想的出現，於是理學應時而生。理學主體是儒學，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將它們融合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理學產生時起，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學學派。比如，在‘三教融合’過程中，如何理解‘氣’與‘理’（理的問題是迴避不開的，

華嚴宗的‘事理說’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響)的關係?理學如何捍衛儒學早期關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觀點,又不致只在‘善’與‘惡’的對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與社會及個人有何關係?君子、士大夫怎麼做才能維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又能堅持修齊治平的準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中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一個統一的想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加以解決。宋代理學的產生及不同學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發展歷史的寫照,因而理學在實質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時朱熹閩學各有自己的特色。作為理學的創建者之一,張載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在對儒學學說進行傳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北宋時期,學者們重視對易的研究。易富於哲理性,他通過對易的解說,闡述對宇宙和人生的見解,積極發揮四書義理,並融合佛、道,將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載與洛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等人曾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學術思想上相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張載來到京師汴京,講授易學,曾與程顥一起終日切磋學術,探討學問(參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張載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為二程表叔,二程對張載的人品和學術非常敬重。通過與二程的切磋與交流,張載對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思想充滿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因為張載與程顥、程頤之間為親屬關係,在學術上有密切的交往,關學後傳不拘門戶,如呂氏三兄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師道、游師雄、潘拯、李復、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在張載去世後一些人投到二程門下,繼續研究學術,也因此關學的學術地位在學術史上常常有意無意地受到貶低甚至質疑(包括程門弟子的貶低和質疑)。事實上,在理學發展史上,張載以其關學卓然成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理論建樹,這是不能否定的。反過來,張載的一些觀點和思想也影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對後來的程朱學說及閩學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張載依據易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基本點上和易的原有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虛即氣’的觀點,認為沒有超越‘氣’之上的‘太極’



或‘理’世界，換言之，‘氣’不是被人創造出的產物。又由此推論出天下萬物由‘氣’聚而成；物毀氣散，復歸於虛空（或‘太虛’）。在氣聚、氣散即物成物毀的運行過程中，才顯示出事物的條理性。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這個觀點去看萬物的成毀。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間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處於宇宙之中。由於三者都是氣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歸根到底，萬物與人類的本性是一致的。進而認為，人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裏所表述的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與張載有別，他們通過對張載氣本論的取捨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關思想，建構了‘萬理歸於一理’的理論體系。在人性論方面，二程在張載人性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論。二程贊同張載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二程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瑕的；‘氣質之性’是氣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氣稟決定，稟清氣則為善，稟濁氣則為惡，正因為氣質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氣’的侵蝕而出現‘氣之偏’，因而具有惡的因素。在二程看來，善與惡的對立，實際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朱熹將張載氣本論進行改造，把有關‘氣’的學說納入他的天理論體系中。朱熹接受‘氣’生萬物的思想，但與張載的氣本論不同，朱熹不再將‘理’看成是‘氣’的屬性，而是‘氣’的本原。天理與萬事萬物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朱熹關於‘理一分殊’的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說：‘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論包括一理攝萬理與萬理歸一理兩個方面，這與張載思想有別。

總之，宋明理學反映出儒、道、釋三者融合所達到的理論高度。這一思想

的融合完成于兩宋時期。張載開創的關學為此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船山之學繼承發揚了張載學說，又有新的創造。

### 三、關學的特色

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這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樸質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為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 呂范諸儒學案），特別是呂大臨。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關學學者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

其次，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顥，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操志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

最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他注意對物理、氣象、生物等自然現象做客觀的觀察和合理的解釋，具有科學精神。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重視自然科學。三原學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經典，強調用心求學，求其‘放心’，用心考證，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獨立主見的治國理政觀念。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三呂’、呂柟、馮從吾、李顥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 四、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

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

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在大陸已成孤本（如韓邦奇的禹貢詳略、李因篤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殘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殘本，現重慶圖書館存有原書，國家圖書館僅存膠片；收入的南大吉詩文，搜自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周雅續）。即使晚近的劉光蕢、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亦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關中叢書（邵力子題書名），但該叢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是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陸續出版，這些僅是關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統梳理關學學術文獻仍系空白。

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

現在將要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內容組成，共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餘萬字。

一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上重要文獻進行搜集、搶救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重要學人二十九人，編訂文獻二十六部。這些文獻分別是：張子全書、藍田呂氏集、李復集、元代關學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張舜典集、馬理集、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呂柟集、涇野子內篇、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韓邦奇集、南大吉集、楊爵集、馮從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顥集、李柏集、李因篤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劉光蕢集、牛兆濂集以及關學史文獻輯校。

二是學術研究類，其中一些以‘評傳’或年譜的形式，對關學重要學人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郟縣張載、藍田呂大臨、高陵呂柟、長安馮從吾、朝邑韓邦奇、蓋屋李顥、郟縣李柏、富平李因篤、鄆縣王心敬、咸陽劉光蕢等學人，共十一部。它們分別是：張載思想研究、張載年譜、呂大臨評傳、呂柟評傳、韓邦奇評傳、馮從吾評傳、李顥評傳、李柏評傳、李因篤評傳、王心敬評傳、劉光蕢評傳等。此外，針對關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與思想學術演變歷程進行研究，共三部。這些著作分別是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

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文獻整理是文庫的重點內容和主體部分。

關學文庫係‘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文庫的組織、編輯、審定和出版工作在組織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負責。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對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後世的國家和省級重大文化精品圖書高度重視，親自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自始至終關心支持文庫的編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江澤林、副省長王莉霞和省政府秘書長陳國強等對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給予悉心指導；原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局長薛保勤、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趙馥潔，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主任張祖培對文庫的策劃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庫歷時五年編撰完成，凝結著全體參與者的智慧和心血。總主編劉學智、方光華教授，項目總負責徐擘、馬來同志統籌全書，精心組織，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協力攻關，精益求精，體現出深沉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責任感；他們孜孜矻矻，持之以恆，任勞任怨，樂於奉獻，以古人為己之學相互勉勵，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獻的同時，不斷錘煉學識，砥礪德行，努力追求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學術品格。出版社組織專業編輯、外審專家通力合作，希望盡最大可能提高該文庫的學術品質。作為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我謹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迫、經驗不足等原因，文庫書稿中的疏漏差錯難以完全避免。希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使用時加以批評指正，以便日後進一步修訂，努力使該文庫更加完善。

張豈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 自序

張載舊有年譜，史載宋張同然橫渠先生張獻公年譜、清武澄張子年譜、歸曾祁橫渠先生年譜、楊耀榮張子年譜等。然惜張氏譜未傳於世，其餘諸譜失之太簡，且其間訛漏雜見，鮮有學者從而正之。茲編以諸譜為基礎，詳徵張子全書及他書諸種哀輯而成，非欲逞踰前賢，實為遙契先哲，期冀信實。然張載生平、著述多無歲月可考，故本譜之撰寫雖歷經數年，但未可謂完本善作，猶待於後補，以釋歉心。

在本譜撰寫、修訂、出版過程中，馬平先生、劉學智先生、方光華先生、張世敏先生、姚軍博士多所幫助，並此誌謝！

張波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 凡 例

一、本譜依循武氏譜例，以張載及其胞弟張戢為譜主，兼及與張載相關的政治、學術事件；又增附部分同時期學者的生平或學術活動，以觀政治、學術環境。

一、本譜於每年之下，首敘譜文，次徵史料，繼作考證，末為同年紀事。

一、本譜逐條引註，廣徵文獻，詳列交遊，期以詳審。若因文獻之不足，無可考者從闕，暫不可繫年者存疑。

一、本譜及附錄徵引的古代文獻，涉及俗字多徑直改為正字，不作註明。

## 目 录

總 序 .....	張豈之(1)
自 序 .....	(1)
凡 例 .....	(1)
張載年譜 .....	(1)
譜前 .....	(1)
年譜 .....	(6)
譜後 .....	(102)
附錄一 張載年譜二種 .....	(117)
附錄二 張載著述考略 .....	(140)
附錄三 張載學侶、同調、門人史傳 .....	(148)
徵引書目 .....	(197)

## 張載年譜

## 譜 前

橫渠先生行狀<sup>①</sup>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

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

<sup>①</sup> 錄自明徐必達萬曆三十四年輯刻合刻周張全書之張子全書附錄，原標題作“行狀”。



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諮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早。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

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